



3. 余海峯遺憾無法親口對林月笙先生說一聲謝謝。
4. 余海峯也有淘氣的一面，戴上護目鏡的他，活像「神探伽利略」。
5. 聖類斯師生不時都打成一片，例如張超祺老師（中），也曾作學生打扮，跟余海峯（左一）合影。



到他在尋寶。九月學校鐘聲未響起，他已有如打通任督二脈，判若兩人。

費曼不會知道，他的自傳在多年後，會令這個學生哥對物理狂熱起來。「我打開本教科書，真的覺得很小兒科，因為很多理論，之前已看過了。老師他有他講書，我有我發夢。」那是 Xanga 風行的年代，同學在網上寫生活瑣事，他寫的是物理有何難，奪 A 有多易。

性格巨星

據說費曼愛超前學習，是個討厭框框的科學頑童，余海峯倒也學得傳神。他讀甲班，聞說乙班教物理的何禮忠老師，進度比較快，他竟不理課堂規則、人情世故，走到鄰班「sit 堂」。「當時我覺得，我求學問而已，有何不可呢？」何老師教書數十年，自然看得出這桀驁不馴小子，有一定的天分，卻被盲點蒙蔽而不自知，當下出題考他：「你不是很勁的嗎？這個靜電電場公式的問題，你來解解看。」

余海峯怔住了，沒想過竟有問題難倒他。課室鴉雀無聲。

何老師拿起粉筆，在黑板上畫出一條條公式，指着余海峯：「你不懂舉一反三。」

「這說話很震撼，對啊，為何我會想不到呢？我才感覺我走火入魔了，忘記了循序漸進。愈是覺得自己智慧高的人，往往愈沒有智慧。」「牙擦仔」學懂了謙厚一點，但性格巨星風格依然。他有一位同窗好友，中六時錯選了生物班，為了轉數學，他自修純數一個學期，果真考得不俗，但校方怕他未能應付，拒絕他的申請。余海峯得知後怒火中燒，竟一拳打向儲物櫃，手骨也裂了。「既然他做到，為何要限制他的興趣呢？況且學校不是有教無類嗎？」

他愈想愈氣憤，忘了手有多痛，氣沖沖跑往校長室，正當要破門之際，校務處職員林月笙先生拉住了他。「林生跟我坐了兩小時閒導我，後來我才發覺，當時校長根本不在。」他自言人大了便收了火，這段記憶也烙在心中。林生數年後意外離世，「這是我的遺憾，我已無法親口對他說一聲謝謝。」

科學以外

余海峯最終物理順利奪 A，其他科也亮眼。「我夠分入牙醫，其實牙醫也不錯，但我真的很喜歡物理。」他港大碩士畢業後，便遠赴德國和瑞典繼續研究。「又或者是我幼稚，我想逃避工作，所以才進修。」

「不過回想起來，如果我當了牙醫，生活環境可能就會好一點，博上研究聽來厲害，其實也像教授的高級雜工，做科學是條漫漫長路。」如今他海外有教席之餘，還不時出席大大小小的講座，有自己的專欄，已是個不折不扣的科學家，上電視字字鏗鏘，但風光背後也有代價。「我也有鄉愁，我也想過停下來，夠了，這幾年來，我像極一個過客。」歐洲學術氛圍雖濃，但隔著熒幕撫摸摯親的痛，叫他最難受。今年初，他終於回歸，於港大理學院擔任講師。

他有一個當空姐的女朋友，當空姐其一原因，也是為了他，其實也賺不了多少時間。他出新書自序，除了談自己的科學理想外，也多謝另一半。「我曾經對她不好，但她一直也對我好，我是真心想多謝她。」只有談這些，才不涉及科學，其實余海峯也是一個感性重情的香港仔。❤️